

编者按:

又一个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第14次叩响人们的生活,世界各地的读书活动精彩纷呈,关于读书的种种话题也同时被精英与平民乐此不疲地讨论。其中,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对传统图书阅读的冲击,又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图书阅读率在下降,而新兴媒体的互联网阅读率却一路飙升,这个阅读状况早就被权威媒体公布。但是,贵州西西弗书店、贵州康易书店都是在网络阅读率不断持续上升的年份创办并发展壮大的,每个周末的西西弗安顺店顾客都爆满,这个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自从民营书店崛起后,市图书馆的读者数量就告别接踵而至的历史场景,作为公益文化事业的单位,在面临新兴媒体阅读不断盛行的新时代,如何在冷清状态下作出调整?而作为文化教育的学校,又是如何利用新兴媒体提高教学质量的?本报记者带着一系列问号奔赴了市图书馆、关岭民中西西弗安顺店、贵州康易书店以及不同身份的读者,试图为读者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阅读现状。

以大众化为营销策略

本报记者 伍少安

2007年初,贵州康易书店创办。而就在这一年,2007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每年至少读一本书的读者在识字者中的比例中仅为34%,而1999年是60.4%。在传统图书阅读率下降的情况下,康易发展迅速,目前已拥有一个金阳店和两个清镇店,还为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校捐赠10多万元的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康易书店创办人傅方权2001年毕业于贵阳农业学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到学校任教后于2003年辞职到五之堂书店工作,从导购员升至门市经理,于2007年初成功创办康易书店。傅方权用自己的阅读经历来说明传统书店的发展空间:2003年到2006年四年的时间,他因为追求文学和工作需要,通读了书店中的大部分书本。而去年通过朋友推荐贵州知名作家何士光的《烦恼与菩提》一书,作为书店老板也没法买到这本书,只好在网上阅读。“以前上网都是查阅资料和收集信息,这是第一次网上阅读,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住,又不方便携带,多次产生打印出来阅读的念头。”

傅方权认为网络阅读对传统图书的冲击不是很大,他经常出差到各地网吧看到,网吧里的顾客多数是在聊天和游戏,很少进行阅读,网络阅读的人群更多的是白领,但这些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图书阅读。而网络书店则是一个冲击,但网络书店的优势是专业化,传统书店的优势是大众化,康易一直走的是大众化的路子。

“网络书店也有弊端,某家大型网络书店在贵阳郊区建立书库,利用网络方式来覆盖贵阳,三个月未到就败走了”,傅方权告诉记者:“估计手机阅读会对传统图书构成威胁,因为手机方便携带,具备随时随地可以更换书目来阅读的特点。”

让孩子在玩中学

本报记者 古宇

“现在的孩子几乎是一出生就知道了鼠标与键盘,电脑对他们已不再陌生。要让他们在快节奏的条件下再回归到以前那种读一读、写一写的传统模式中学习已经很现实。”从事小学教师职业的陈速在对记者谈到孩子的教育时首先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陈速对四岁的儿子的教育是以电脑为主要辅导工具。为了让孩子能更好地进行认字学习,他特地在电脑上分别安装了一套《少儿启蒙大师》和《伊凡少儿识字好帮手》学习软件,让孩子在声情并茂的游戏中学到基本的知识。他举例说道:“在《少儿启蒙大师》中,每点到一个指令,都配有不同的音乐,其中在初级认识篇中,标准的发音,形象的图形都很吸引孩子的兴趣,他打开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好玩,于是不停的抖动鼠标,反复点击,几次后就不知不觉的认识他点字和图形了。软件里还配有一些益智小游戏、讲故事、学唱儿歌、开动脑筋、学唐诗等。这些都是孩子需要学习的知识,如果不借助电脑软件,凭父母的辅助和传统图书的教学是达

年轻读者喜欢“网阅”

本报记者 杨代灿 刘念

周末里的书店顾客爆满,记者随机采访数位书友,陈天恩同学说,因为还在上学,父母限制了上网的时间和次数,只好到书店来看书,相比而言,他还是比较喜欢网上阅读。

喜欢“网阅”的众多读者说,网上的书籍不但种类繁多,寻找起来方便又快速,还有很多人对书籍内容进行评价,很轻松地就进行了交

与时俱进学“网阅”

本报记者 古宇

今年66岁的焦国福是一名退休的乡村老教师,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曾经最大的兴趣就是坐在天井里的藤椅上,捧卷阅读。可现在他读书不完全是坐在天井里,换成坐在电脑前了。

因教导有方,焦国福的三个子女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告别了农村的生活,因工作到了不同的城市生活。接到记者的采访话题,他首先这样说道,他以前到儿女家串门时经常看到儿女们无论是读书看电影听音乐都在网上进行,一开始他对此很不以为然,总觉得在网上读书总不如

关岭民中十年“网龄”记

本报记者 伍少安

互联网,让坐落在关岭岭下的关岭民中的师生能够及时获取大山外面的教学资源。十年来,他们在网上遨游。作为教师,他们不仅要阅读教材,课外书籍也要大量涉及,但网络阅读弥补了传统的纸质阅读的不足。而2006年,该校开通了远程直播教学班,更大程度上利用新媒体,直接革新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网络成为资源库

关岭民中数学教师王恩奇回忆,1999年通过赠送和购买两种方式,电脑进入了办公室。当时在关岭县城,电脑尚未普及,在很多人眼里计算机是个神秘的“洋机器”,很多单位的文案处理人员都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士担任。因为网络信息存在良莠不分的特性,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上网会带来诸多弊端,此时关岭民中就意识到通过互联网将会得到宝贵的教学资源,于是要求教师熟悉电脑,力图计算机操作在教师队伍中得到普及。



关岭民中远程直播教学现场

据2000届关岭民中毕业生回忆,那年的高考复习资料,首次突破传统的图书资料,教师开始通过互联网获取资源,优势是信息及时,图书资料在这方面没法相比。2005年以来,各科教学组还专门明确一个老师负责查阅互联网上的资料:“我就负责过高三数学资料的查阅,觉得好之后就拿来大家讨论,认为是好资料就下载来使用”,王恩奇告诉记者:“但是网上的信息,不是全部都好,比如试卷,要通过筛选和重新组合,才能发到学生手头。”

去年该校向某网站交纳3000元的年费,使其成为教师获取前沿教育信息的基地。目前该校正在筹划局域网,进一步利用网络来提高教学质量。

“网校”革新传统教学

4月17日记者在关岭民中采访,发现该校不仅是在通过互联网对教学进行“小修小补”,而是投入12余万元修建三个多媒体教室,2006年开始设置“直播教学班”。“现在高中三个年级都有了直播教学班,通过远程直播教学的方式,与成都某所名校实现备课、授课同步,”校长张浩波告诉记者:“课程设置都是和成都那所名校一致的,开通远程直播教学后,对于教学管理、教师素质的提高和教育观念的更新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天下午记者在高三远程直播班看到,成都老师通过卫星和多媒体实现异地同时上课,关岭中学生享受的是成都的教学资源。“直播班的五门直播主科与成都是同时备课、同时授课、同时作业和同时考试的,”左明松老师告诉记者:“因为讲课老师是在成都讲授,我们扮演的是助教角色,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复存在。”

左明松告诉记者,当直播班“助教老师”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课后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授课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情况控制节奏,而直播班的教学节奏只能按照预定的速度进行,不能单独为某个学生着重讲解个别的疑难问题,这就要靠课后老师来解决。

王恩奇的一个深刻感受是,远程直播教学扩大了教师的视野,交流面拓宽,教育水平得到提升。他告诉记者:以前走的是相互听课评课的交流模式,都是本校内交流,大家的水平和观念都差不多,教师队伍的素质没有得到质的提升,而远程直播教学让我们与成都实现了跨省交流。”

本版图片为 本报记者 伍少安 摄

网络阅读,渐行渐近

书籍与网络有互动作用

本报记者 伍少安



书店提供免费阅读

1993年,作家利用网络进行文学创作已算不上新鲜事,大多数报纸也开始忙于将新闻上网,在网络阅读渐渐成风的年份,西西弗书店在遵义创办。西西弗在网络阅读不断风行中发展壮大,在省内外开了8家分店后,去年入驻重庆,入选了全国最有特色的10家书店。4月20日,记者就网络时代如何经营传统书店的话题采访了西西弗安顺店店长易亚莉。

西西弗的店训“参与构成本地精神文化”,源于创业初的经验总结。“当时几个大学生从省外回来,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书就创办了书店,开始的时候像个沙龙,为当地市民提供原来没法买到的书”,易亚莉介绍:“我们书店提供免费阅读等方式进行增值服务,再说传统书店所具备的直观和购物乐趣,网上书店是不具备的”。

易亚莉所持的观点是网络媒体对传统书籍是有冲击的,也没法避免的,但二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立,而是互动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书,是先在网络上免费连载提供阅读红火后才出版,网络阅读越火爆,书就会越好卖,是相互促进的作用”,易亚莉告诉记者:“有些人在网上看完了书,还是要到书店来买一本去珍藏。书本具备珍藏功能”。西西弗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目前还没有大量投入精力,以后将逐步完善,形成网站和传统书店互动的新模式。

市图书馆:增加电子阅览

本报记者 伍少安

时代变迁,市民获取阅读的渠道增加,图书馆告别了往昔的爆满场面而陷入冷清。网络阅读的流行致使纸质媒介失去“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而手机功能不断增加正在步入3G时代,手机阅读正在崛起之中。面对纸质、网络和手机构成“三足鼎立”的阅读状况,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以后要增加电子阅览室,为市民提供电子阅读功能,在新的时代用新的方法做好文化公益事业。

市图书馆诞生于1931年,前身是西秀区图书馆,属国家二级图书馆,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制约,市民只能到新华书店购书,如果选择到市图书馆办理借阅证,则将获得近似于免费的阅读服务。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阅读高峰时段,设置的座位数量还满足不了读者需要。民营书店崛起后,新书补充及时的特点和欢迎顾客在书店免费阅读的营方式,分流了图书馆的部分顾客。经营杂志的摊点增多,加上市民收入增加逐步从借阅的方式向直接购买转变,因特网走进千家万户后,不少期刊杂志也上网提供阅读,图书馆的期刊借阅者也逐渐减少。

但是,图书馆保存了珍贵的资料,除了市民和学者前往查阅外,还给市规划部门提供了历史文化街区资料,给文化部门提供《大公报》对王若飞的报道等资料。在提供阅读服务上,市图书馆革新了方式,推出流动图书馆进社区进乡镇的服务,直接面向基层读者群。还建立了3个图书上门服务点,直接向这三个单位送书提供借阅。

4月20日记者采访时,图书馆大楼正在维修。胡康珍馆长介绍,该馆是区级图书馆“升级”为市级图书馆的,但不具备市级图书馆的所有功能,目前在申报修建新馆项目,将完全按照市级的标准来修建。设置电子阅览室是时代所需,届时将为市民包括未成年在内提供绿色的电子阅览服务,属于公益事业而不涉及盈利。



市图书馆大楼在维修

从网络阅读到手机阅读

本报记者 刘念 杨代灿

据记者了解,网络文学的作者多为年轻人,年龄多在24岁左右,他们以电脑键盘为写作工具,以网络为传播途径,从事文学创作。近几年,一大批网络文学网站轰轰烈烈地涌入未成年人的视野,除了百度、新浪、QQ、等一些大网站外,榕树下、幻剑书盟、红袖添香、白鹿书院等知名文学网站已成为青年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大学生中,网络阅读、甚至手机阅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青睐于网上阅读,作为一名网络读者,就读于贵州大学的大二学生蔡娇认为,网络阅读替代传统阅读的趋势很明显,因为它有传统阅读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阅读信息量大、信息更新快、阅读大多免费或费用很低:“我只要轻轻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不花钱把自己钟爱的书的内容下载到电脑上随时阅读,又方便又轻松,又何必非得花钱去书店买呢?”

提起网络阅读,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的罗玉婷迅速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原来,年轻时尚的她已有两年手机阅读的经历。”我对一切新潮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总想试一试。初次用手机阅读是在前年,那时刚考上大学,爸爸为了奖励我,专门为我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因为有时一个人在寝室实在太无聊,就用手机看起了书。”恰巧罗玉婷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于是她就利用手机上网,先后将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等一系列书籍“啃”完了,手机阅读不仅帮她打发无聊时光,同时又帮助她在学习心理学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世界读书日的由来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译作“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还应当增加版权的概念。于是,1995年10月25日——11月16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一天也是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